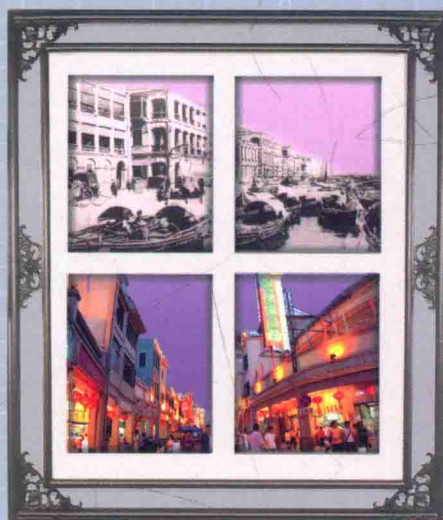


商海荔湾

叶曙明 著

荔湾故事

广东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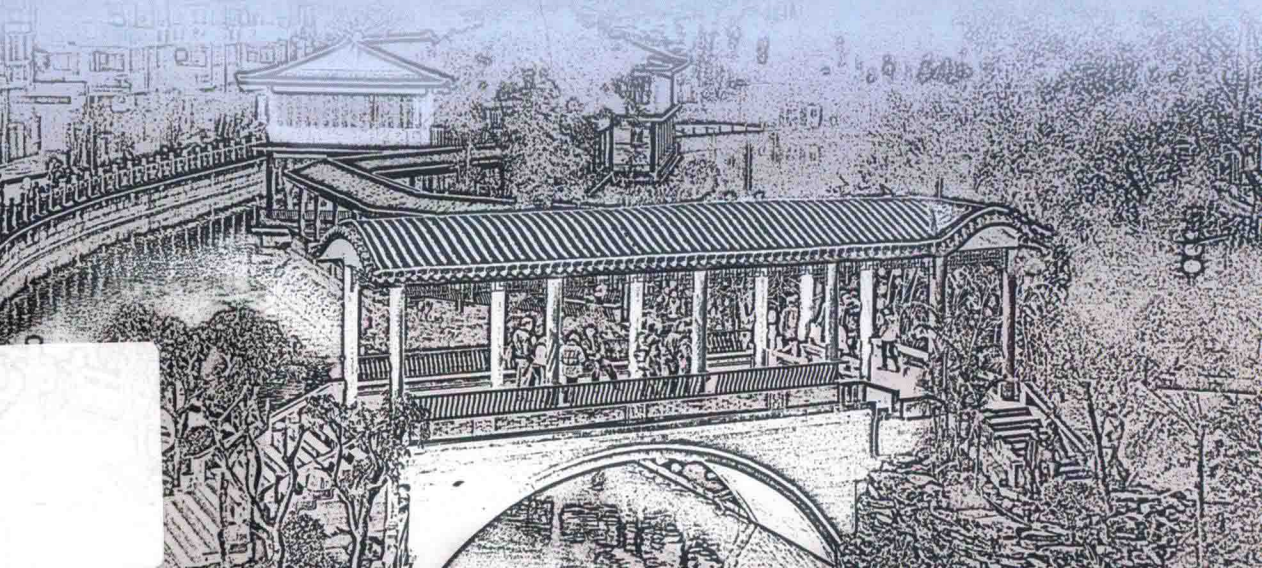


荔湾

中共荔湾区委宣传部
荔湾区地方志办
荔湾区档案局

合编

南汉离宫 刘王故苑 鹅潭逐浪 珠海泗川
两岸薄雾笼烟 一路和风送暖 西来初地千
年古刹 云津阁前古塔晨曦 仁威古庙金壁
重辉 探花楼内古墨依稀 沙面洲岛古树参
天 十三行市外贸遗迹 大通烟雨影 鹅潭
夜月明 芳村留胜迹 花地茁群英



荔湾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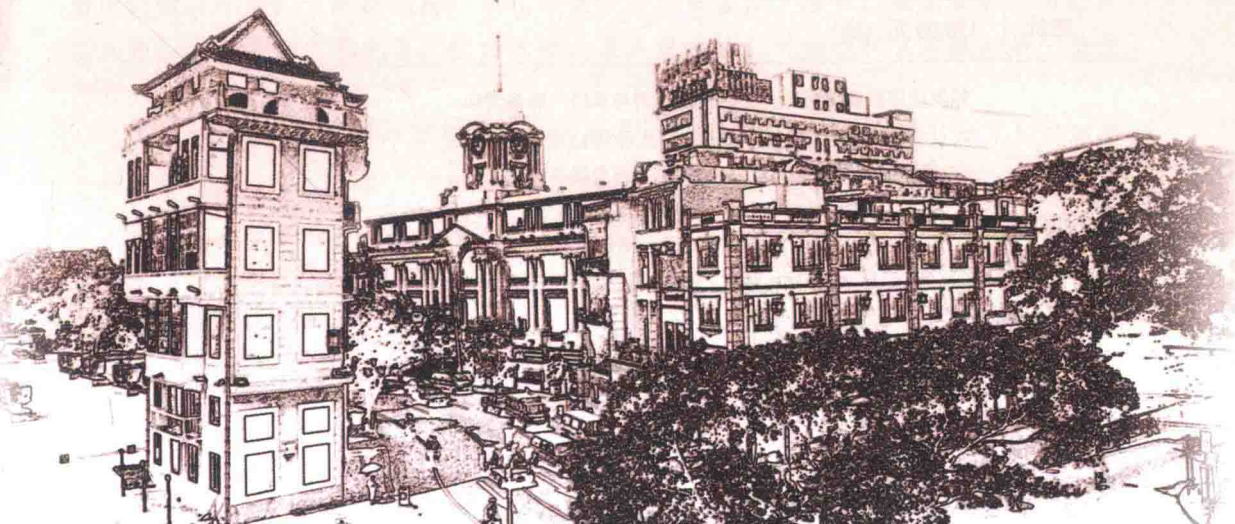
叶曙明 著

商海荔湾

中共荔湾区委宣传部
荔湾区地方志办
荔湾区档案局 合编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经济出版社

广州·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商海荔湾/叶曙明著 中共荔湾区委宣传部, 荔湾区地方志办, 荔湾区档案局合编. — 广州: 广东经济出版社, 2013.5
(荔湾故事)

ISBN 978-7-5454-2293-1

I. ①商… II. ①中… ②荔… ③荔… III. ①纪实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01491 号

出版 发行 经销 印刷 开本 印张 字数 版次 印次 印数 书号 定价	广东经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~12 楼) 全国新华书店 广州市百灵彩印有限公司 (广州市番禺区钟二村钟汉路第三工业区 15 号)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8.25 560 千字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 1~1000 册 ISBN 978-7-5454-2293-1 120.00 元 (套)
--	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发行部地址: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

电话 (020) 38306055 38306107 邮政编码: 510075

营销地址: <http://www.gebook.com>

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: 何剑桥律师

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•

《商海荔湾》编委会成员

总策划：唐航浩 晏拥军

编委会主任：李黎 邹璇

编委会副主任：林伟森 钟紫云 葛华

编委：胡燕婷 陈有荣 李根有 杨玉斐

梁颖怡 汪宏保 徐慧明 岑之邦

图书制作：✿ 侨邦图书制作 ✿
87603509

出版监制：岑之邦

排版设计：刘 婷

执笔人：叶曙明



序

杨资元

从秦代始，现在的广州市荔湾地区曾先后归属南海、番禺等郡、县。民国时期广州建市后，一向俗称西关的该地区划入广州市区范围，于广州解放后的1950年始以荔湾为区名。荔湾区是广州众城区中唯一拥有珠江一河两岸地理优势的一区。古往今来，荔湾一带一直保存着最完整的广州传统风俗。在这里，到处都可以看见极具岭南文化特色的历史印记。

近年来，荔湾区党政领导发动广大群众以文化引领为导向，以“五区一街”为核心，努力打造集传统与时尚、古典与现代、岭南乡土气息与国际大都市于一体的文化旅游休闲综合区。有关这一宏伟建设工程的众多举措，都正在积极和有序地进行，成效日显。荔湾区宣传文化部门此时特地组织力量编辑出版《荔湾故事》丛书，以营造浓郁的文化气氛，传扬脍炙人口的“西关文化”；这对于上述建设工程的整体而言，无疑是一种积极的配合。

《荔湾故事》丛书作者或则从有关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中选择素材，或则根据民间的若干可靠传闻进行再创作，虽云“故事”，却均有所据。“丛书”内容涵盖面广，社会生活、山川风物、文学艺术以至名人轶事等均有所囊括。广州西关过去是粤剧、粤曲和粤乐（广东音乐）从业人员荟萃之地，文化底蕴深厚；荔湾地区曾是河涌密布，独特的地理环境，孕育出荔湾的亲水文化；十三行对外通商造就了商海中的奇人奇事；千年花地使广州人的生活溢彩留香，“丛书”浓墨重彩，有较深刻反映。“丛书”内容丰富，行文流畅，兼具史料性、可读性和艺术性，是一份值得推荐的文化“手信”。

广州历史源远流长，千年复千年，沧海桑田，历尽风霜。悠悠岁月中不知沉积着几许值得回味的前尘往事。《荔湾故事》仅属冰山一角而已。偌大五羊城，又岂止荔湾一区是此类故事的“富矿”。窃以为各城区倘能以《荔湾故事》为借鉴，发掘各该城区丰富的“矿藏”，未始不足以蔚为大观，成就广州的一道亮丽文化风景线。

是为序。

（作者系原广州市市长）



目录

引予：那一片千年宝地 / 1

怀远驿聚天下之货 / 5

银钱堆满十三行 / 12

商人自治立潮头 / 29

沙面的欧美风与故乡水 / 40

芳村：茉莉素馨天香国 / 50

小小货摊日月长 / 60

从药街到中医药强省 / 67

玉器墟的千样玛瑙万样玉 / 75

广缎的锦绣年华 / 82

黄沙：不是沙子是金子 / 86

“逛公司”从西关起步 / 93

寸土尺金上下九 / 100

食在广州，味在荔湾 / 105

废墟中诞生的中国第一展 / 118

荔湾明天更灿烂 / 123

引子：那一片千年宝地

荔湾，这是一个色彩缤纷、芬芳四溢的名字，让人想起荔枝的绯红和翠绿，想起弯弯的河涌、潺潺的碧水，街道上熙来攘往的红男绿女，想起华灯初上时，远远近近像夜潮一样泛起的市井声，八和会馆里的鼓锣，华林寺里的烟火，想起珠江上的帆影，想起花地河畔的杨桃林……那是怎样的一种乡恋滋味，沁溢着浓酽的酒香，让人如醉如痴。

展开广州历代舆图，就会发现一个有趣而奇怪的现象——在两千多年间，城东边的边界几乎没有变化，秦王朝时就在芳草街附近，到清代仍然在芳草街附近，但西边的边界却已经从中山四路一直推移到人民路了。西边究竟有什么神奇的魅力，吸引着城市的脚步，一直朝它走去呢？

在人类历史上，大凡河口都是文明昌盛之地，世界十大城市，九个都在大河口靠海一边。广州地势东高西低，荔湾是一片河涌纵横的平原，古人说，“逾龙津桥而西，烟水二十余里……土沃美，宜蔬，多池塘之利”（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），更重要的是，荔湾乃东、西、北三江交汇之点，白鹅潭曾经是沧波远天、鱼龙吟啸的“小海”，这里成为人文荟萃的地方，实在是天造地设，自然而然的结果。

五代十国时，北方动乱，南方偏安。经过南汉王朝半个世纪的开发，在广州城西修筑了无数离宫苑囿，五步一阁，十步一楼，把寻常的半塘田桑，变成了皇家的御花园。南汉覆亡后，一场天火把三宫六院焚灭殆尽，悉为狐兔之穴。但这里毕竟是一片生机之地。百姓在废墟上造屋而居，网耕罢耨，兴建宗祠，重新播下生命的种子。荔湾又从皇家花园变成了乡井市廛，较之民居稠密、城郭繁华之处，别有一种明秀幽雅气象。

早在宋代，西村古窑出品的陶瓷，已远销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新加坡、日本等地。那时的荔湾地区，虽然还不是商业中心，但已是外贸商品的重



要货源地。香港中文大学曾赠送过两件古瓷器给广州市的文物管理部门，一件是在菲律宾出土的青釉刻花大盆，一件是在印尼出土的酱釉小瓶，都是西村古窑的出品。

有趣的是，西村古窑在历史上虽然大名鼎鼎，但荔湾地区并不产优质瓷土，那么古窑所用的瓷土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唯一的解释就是从外地购来的。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：一千多年前，这里曾经有一个风帆如织的繁忙码头，每天进出的船只衔尾而至，从船上卸下瓷土，装上烧好的瓷器运走，忙个不停。在码头一带，必然会形成繁荣的商业区，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流通，不可一日辍止，贩夫行商，猬结蚁聚，日中为市，百货汇集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

因此，有学者推断，当年这里有一个大市镇，很可能就是在史书上屡屡出现，号称“八大镇”之一、而具体地点一直有争议的白田镇。且不管这一推断是否正确，但这里在宋代已有频繁的商业活动，则是可以肯定的。

荔湾俗称西关。所谓“西关”，即西城以外的有城墙保护的关城。明代把宋代的子城、东城、西城三城合一之后，西城墙移至今人民路一线，人民路以西便成了明代以后的西关。这里地势低洼，河涌纵横交错，十里红云，八桥画舫，更兼有珠江、增埗河、西濠三面环护，正如旧谚所说“西关出门三步水”，而百

姓多为种田养鱼的农夫，所以没有修筑城墙。到明代初年，广州的外贸中心已从宋时的濠畔街逐步转移到西关。

在城墙拆毁之前，广州的商业中心一向都在城外，因为城里官衙林立，按照传统的看法，做生意太近官衙不利；另一个原因是，广州的贸易向以水路为主，商业区都是围绕着水岸码头兴起的。西关有许多带“甫”字的地名，实则“甫”与“埗”通，是“水脚埗头”之意，亦即小码头。小艇、驳船穿梭往来其中，交通

便利。西关一地就有十八甫，可见当年这里商贸的繁兴。而芳村的商业区，也都是沿着大通寺附近的大通港，以及花地河、大冲口涌、秀水涌等河涌两岸形成。广州人常说“水为财”，确有几分道理。

广州自古是一个商业城市，四民之中，商贾居其半；而商贾之中，荔湾又居其半。明、清以降，荔湾跃居广州商业的龙头。就市场而言，荔湾旺，则全城皆旺；荔湾衰，则全城皆衰。1919年，广州开始全面拆除城墙，首先从西边拆起，正是看中了西关的商业，希望拆墙之后，阻隔消除，西关商业能够带动起老城中心的商业。

最初西关商人群起反对，担心传统的商业格局一旦打破，百年泰运会横遭斫丧。但事实证明，荔湾的商业生命力，就像白鹅潭水深千尺，渊源有自，汨汨其来，虽然历尽天地苍黄的变乱，但没有被压倒，没有被摧垮，每一次都能重新起锚，再扬风帆。

许多人都知道，荔湾曾经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，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一扇窗口，是广州的财富中心，金山珠海，物阜民丰。然而，在历史舞台的宏大场景背后，那些老街老巷中的平凡日子，柴米油盐，得失输赢，喜怒哀乐，虽然不大为外人所在意，但对于生活其中的荔湾人家来说，都是隽永的记忆，一街一巷，一店一铺，一砖一瓦，点点滴滴，无不染上浓浓的岁月色彩，诱发人们对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无穷遐想。



清代法国画师郎世宁初到中国在广州居住时所绘的《羊城夜市图·元宵夜》



外商为醒狮点睛



上下九步行街上洋人拉车

以前有一句老话形容广州是“东村、西俏、南富、北贫”，为什么西关是“俏”而不是“富”呢？因为“俏”比“富”更能生动反映西关民俗风尚的特色，不仅富，而且俏。俏含有“俏丽”“美好”“活泼”“多姿多彩”的意思，光是厝金溺银的富有，不足以言俏。

荔湾人家的生活，确实是够“俏”的。走在西关的寻常巷陌，一边欣赏恩宁路的骑楼，逢源路、多宝路的西关大屋，十三行的洋楼，一边想象着这些古老大屋中曾经上演过的朝朝暮暮，处处皆可发现生活的细节、历史衍变的痕迹，每一座楼房都是会说故事的建筑。从趟栊门中传出的，是最正宗的粤语；在满洲窗前飘过的，是儿时听惯的粤剧、粤乐；家家门口依然贴着“福”字，有的正贴，有的倒贴；巷头用青石板架起的凳子，永远是老人家聊天的地方；巷尾的三轮车上，摆着永远卖不完的香蕉和木瓜。

在这些祥和安宁的社区里，居民们保持着旧日的生活形态——除夕逛花街，春节迎财神，清明拜山插柳枝，端午包粽看龙舟，中秋赏月吃月饼……在四时更替之间，守护着传统，让步履匆匆的人们放慢脚步，重新找回应有的生活氛围以及关于幸福的定义。历史的脉络创造了独特的风景，独特的风景凝练了人的情谊。

荔湾不是以超级大商场著称，但它却永远是商圈的“一级战区”，每逢节假日，上下九的人潮拥挤到“爆表”。这里是中华老字号云集之地，百货店、电器店、时装店、鞋帽店、首饰店，密如繁星；这里是饮食的天堂，小食店占据了街头巷尾一切有利位置，卖布拉肠的，卖及第粥的，卖葡挞蛋糕的，卖台山黄鳝饭的，卖叉烧蛋饭的，不但传承了古老技艺，也沿袭了老一辈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谊，值得人们再三回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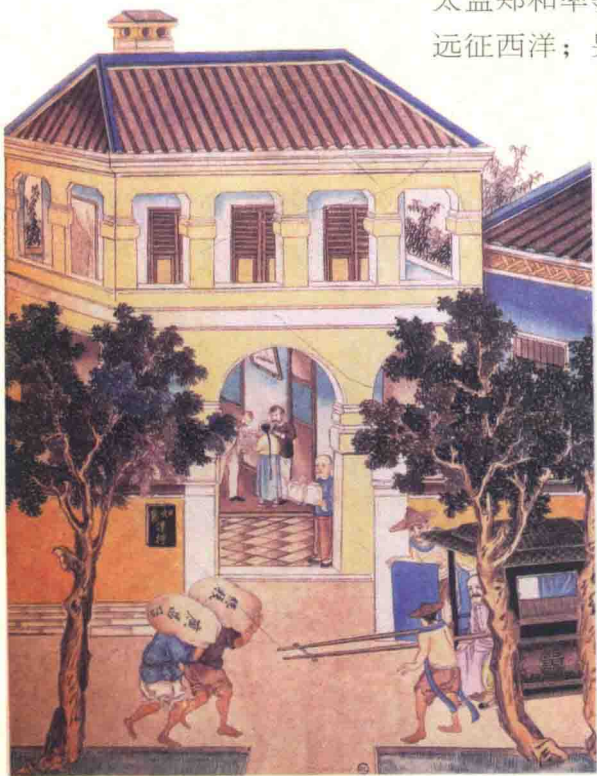
荔湾，可以说是广州民间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，在中国商业史上写下了精彩的一章。

怀远驿聚天下之货

在西关十八甫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巷，叫怀远驿，巷子很窄，才四米宽；很短，不到两百米长；在麻石板路的两边，都是砖木结构的西关老屋，人不多，很清静。附近还有怀远北、怀远横、怀远北横等更小的巷子。很难想象，六百年前，这里曾经是一个商贾凑集如云、财货集聚满市的地方。

明永乐三年（1405年），中国发生了两件与海洋有关的大事。一件是内官监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，扬帆挂席，第一次远征西洋；另一件是朝廷在广州、泉州、宁波设立市舶司，负责朝贡贸易。

这两件事情，都与怀远驿有着某种关系。那一年，广州坊间哄传，西城外十八甫蚬子埗将大兴土木，修建高级旅舍，专门接待来广州贸易的外国“贡使”。这个消息，为人们平静的生活增添了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果然，没多久，来自四乡八镇的工匠，便云集蚬子埗，江面也挤满了运载石料、木料的船只。打夯的呐喊声，搬运木料的号子声，凿石的叮当声，上梁时的鞭炮声、锣鼓声，从春天响到秋天。到第二年的八月，美轮美奂的怀远驿便展现在广州人的面前了。



中外商人在洋行洽谈生意

站在城墙上向西眺望，斜阳夕照之下，120间房子，碧瓦朱甍，雕梁画栋，堂庑俨然，牌坊楼阁，横铺地面，极尽富丽堂皇。官府规定，朝贡的物品，都要在此处抽分，然后交由牙行招商发卖。

明代一直实行禁海，不准民间出海做生意，但“四夷朝贡”贸易，不在禁例之内。朝廷委派市舶太监，在广州设立“市舶中官公馆”，提督广州市舶。三省的市舶各有分工，广州市舶司主要管理来自暹罗（今泰国）、占城（今越南中南部）和西洋的“贡船”。暹罗一年一贡，或一年两贡；占城一年一贡。所谓西洋，以婆罗洲为界，其东称东洋，其西称西洋；亦有以苏门答腊为东西洋的分界。欧洲商船是明正德十一年（1516年）以后才出现的。

出于对外商的戒备心理，怀远驿的地点不能离城太近，以免对海防构成威胁，但也不能离城太远，缴税通关要方便，交通运输要方便，生活也要方便。于是，十八甫蚬子埗便成了不二之选。这里离广州城不远不近，东面一条西濠画地为牢，把洋人与城里隔开了；南面是浩瀚珠江，如今和平中路、和平西路是明初的珠江北岸，而十三行路、文化公园一带则是大大小小的沙洲。

由于朝廷实行禁海，片板寸帆不准下海。名义上，海外贸易已经停止了，但打着朝贡旗号的番舶却麇至沓来，完全不理睬朝廷规定的贡期。有些则以途遇风暴，要补充粮食淡水为由，要求泊岸。市舶司不胜其烦，最后还是得找商人开设牙行，发给印信文簿，由他们代市舶司管理番舶贸易，其职责包括：

番舶抵岸后，负责验货，代为报官；市舶司对番货征税后，负责评价，介绍买卖；负责番货市场的各种



广州怀远驿是明代和清初朝廷接待外国贡使的地方

事务管理。后来由于私人外贸太过兴旺，市舶司根本管不过来，只好收缩功能，只管征税，不管交易。交易全由牙行经纪，形成了掌握外贸垄断权的“三十六行”。

朝廷害怕洋人，连带也痛恨起和洋人做生意的行商，在明朝的官方文件中，时常可见“奸商棍揽”“市舶豪棍”“商棍”一类称呼，所指就是从事外贸的三十六行商人。但朝廷和地方官府也明白，这些行商是摇钱树，不能根除，所以尽可能限制行商的数量，以方便掌控和有效榨取。

除了三十六行的官牙之外，其他商家不能公开染指对外贸易。每年四五月是番舶入港的旺季，一船一船的象牙、犀角、龙脑、沉香、珊瑚、檀香、硫磺、苏木、降香、油红布、西洋铁，陆续泊岸。牙商上船验货，丈量船只大小，进行抽解。

这些“贡物”不可能都运入京城，因为路途太远，成本太高，官府只选取最精美、贵重的商品，其他大部分在广州本地招商发卖，折成现银。这类“交易会”不设什么门槛，即便是手头只有一二两小钱的平民百姓，也可以来凑凑热闹，说不定淘到什么便宜货，一转手就能赚钱。特别是椒木、铜鼓、戒指、宝石一类货物，上不了贡品的档次，来货太多，堆满仓库，货滞价跌，不得不蚀本抛售，不少贫民也有了承令博买，发笔小财的机会。

番舶交易完成后，不能马上回航，还要耐心地等风向转为东北，才能出海，有时也要等上京进贡的贡使回来。这段时间很漫长，也不能一直住在船上。官府兴建怀远驿，便是为了给洋商提供一个休息之所。

怀远驿的设立，是荔湾商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，奠定了西关在中国对外贸易的龙口位置。

在今文昌路广州酒家附近，原有一座“南海神行祠”，俗称西庙（南海神庙的东庙在黄埔扶胥镇），建于唐、宋时代，奉祀的都是“南海广利洪圣大王”。那时还没兴拜妈祖，据说洪圣爷可保佑海不扬

清乾隆三十年(1767年)行商蔡玉官与瑞典东印度公司签订的茶叶购销合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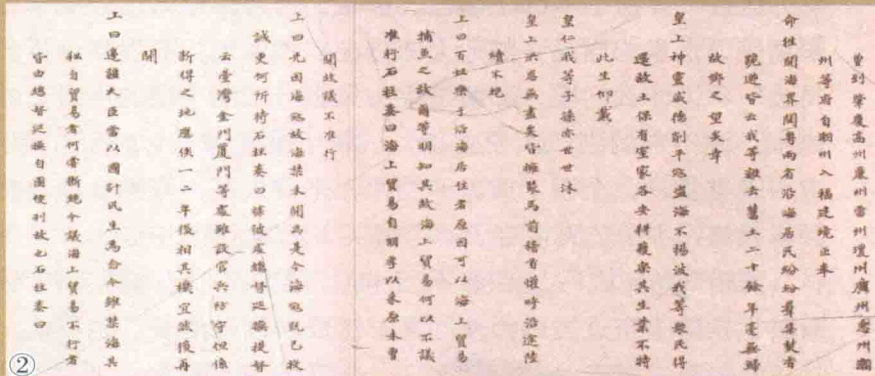


波，一帆风顺，以前的出海船只，都要先拜洪圣。

明嘉靖五年（1526年），监察御史涂相在西关开挖大观河，从十四甫太平桥通向下西关涌，经昌华街，接入柳波涌出珠江。大观河的开通，改善了西关的水路交通网络，来往商船更多了，昔日偏僻的沙洲水乡，变成黄金旺地。《南海县志》说：“居贾行商，往来络绎，脱遇风涛大作，则千艘万舫，皆可以衔舫而入避。”从“千艘万舫”这四个字，可以想象当年荔湾地区商业繁荣的程度。

明代的税课司设在今十三行路附近，办理榷税手续和发卖商品，十分方便。洋商（贡使）入住怀远驿后，受到热情款待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概由官府负责，当然，实际上都是由行商埋单，这是继承了宋代市舶司招待番商的传统。

明代文人叶权在广州游玩后，留下这么一段记述：“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，人柔和，物价平……以故商贾聚集，兼有夷市，货物堆积，行人肩相击，虽小巷亦喧填，固不减吴阊门、杭清河一带也。”（《贤博编·游岭南记》）这些有声有色的文字，让人在几百年后阅读，仍能感受到那种生机勃勃的气氛：比肩随踵的人流，扛的扛，挑的挑，负载着各种货物，在街市上吆喝叫卖，讨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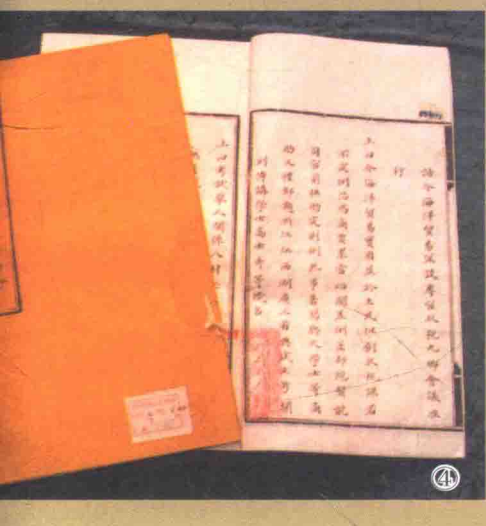


- ① 中外商人在广州做买卖
- ② 清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康熙皇帝批准开海贸易的内阁记
- ③ 外销画：十三行商馆区
- ④ 清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设定海关的档案



还价，谈论行情，全情投入地做着每一宗生意。

当时朝廷有严格的规定，洋人不许入城，更不允许在城内交易。所谓“夷市”，必定是开在城外的，主要集中在城墙的西南角以外，也就是今天的濠畔街至怀远驿之间。番舶上的货物，装上驳船后，从西水关鱼贯而入，然后各散东西，有的去濠畔街，有的去杨巷、十八甫、怀远驿一带。



春来冬去，星霜屡变，这些驳船就这么摇啊摇，风也摇，雨也摇，摇出了一个财通四海、富冠天下的繁华地。每当有番舶入港，驳船抵埗，蚬子埗便立即变成人挤人、货压货的交易广场，准备参加拍卖的人群，云集大观桥头，个个摩拳擦掌、延颈举踵。腰缠万贯的，盯着那些山积的奇珍异宝；兜里只有几个铜板丁当响的，也要钻穴逾隙，寻宝捡漏。

西关成了“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”的宝地。每年春夏之交，番货“交易会”频频开锣，吸引了三州六府的商人，甚至

外省的商人也不远千里赶来“淘宝”，大批苦力麇集码头，等候商人雇用搬运货物。西关的客栈愈开愈密，饮食店鳞次栉比。外省商人买地兴建会馆，官牙们也在附近修筑庭园馆舍。由于人烟渐稠，官府在怀远驿旁边举办西南隅社学，以求培养人才、表正风俗。生活在明初的诗人孙蕡在《广州歌》里的“轳峨大舶映云日，贾客千家万家室”之句，便是描写包括下西关在内的城西南外贸区的情景。

明嘉靖年间，由于海盗猖獗，泉州、宁波两个市舶司都被裁撤，只留下广州市舶司，作为海上丝路的唯一通道。五湖四海的货品，纷纷长途贩运至广州出口。那时天下的行商坐贾，一说起“走广”，便神来气旺，仿佛那是发财的代名词。明末清初的学者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一书里，有一首竹枝词写道：



“洋船争出是官商，十字门开向二洋；五丝八丝广缎好，银钱堆满十三行。”这种目迷五色的场景，谁不怦然心动？

许多人以为屈大均是写清代康熙开海贸易时的十三行，其实不然，他写的是晚明的西关，比十三行时代至少早百年。因为屈大均写《广东新语》时，正是清初例行海禁之际，广州海市陷于低潮，孙蕡《广州歌》中的欣荣景象，早已尽成追忆。即使在康熙开海贸易的最初几年，也并不繁盛。以屈大均对清朝的深仇大恨，断不会为它唱赞歌。这首词明显是在缅怀明代的繁盛，所说的“十三行”，是明代的三十六行。

明亡清兴，天下纷乱。清顺治七年（1650年），清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继茂率领八旗大军攻陷广州，对驻守广州的南明军民进行了大屠杀。这种大规模的屠杀与破坏，如果发生在西关，一切繁华锦绣，都将沦为铜驼荆棘，灰飞烟灭。然而，屠城悲剧发生才三年，即顺治十年（1653年），荷兰派商船到广州，停泊在虎门，要求通商。当时包括广东巡抚在内的许多官员都极力反对，认为中国与荷兰向不通贡贸易，“市贡之说，实未可轻许，以阶厉也”。但尚可喜却认为通商有利财税收入，同意荷兰人进行贸易，而交易地点仍然定在怀远驿。由此可见，西关的海市，在改朝换代的动乱中，虽然一度停摆，但基本的功能都还在，未被破坏，因此当官府打算和洋人做生意时，它便立即可以运转起来。

为了防范海盗和封锁台湾的郑成功，清廷从顺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开始，

先后五次颁布禁海令，并强迫沿海人民内迁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迁界禁海”。来自番禺的上万名疍民被安置在广州柳波涌、泮塘、西村以及第一津附近，形成了一个新市镇，人们称它为“移民市”（宜民市）。由于人口激增，衣食住行，需求庞大，必然带旺商业。这些人原来都是船上人家，不会耕种，只能做些小买卖，制作篙橹之类的船上用具售卖。时人这么记述：“此辈网耕罟耨，不晓耕作，惟日售其篙橹以糊口。第一津前，晨夕贸易，罔非此辈，积久成市。”（樊昆吾《南海百咏续编》）

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，下西关是中国海上丝路的重镇，堆金积玉，财大气粗，出入都是豪商巨贾。清代中期以后，下西关至泮塘一带，成为许多富绅商贾兴建私家庭园的首选之地。据清朝宣统的《南海县志》所记：“同（治）、光（绪）之间，绅富初辟新宝华坊等街，已极西关之西，其地距泮塘、南岸等乡尚隔数里。光绪中叶，绅富相率购地建屋，数十年来，甲第云连，鱼鳞栉比，菱塘莲渚，悉作民居，直与泮塘等处，壤地相接，仅隔一水。生齿日增，可谓盛已。”

而相距不远的上西关，却仍然是下层民众的居廛市井，柴米油盐，劳碌奔波。他们也有自己的市场，在宜民市、烂马路（今中山七路）渐次形成规模庞大的天光圩和旧货交易市场。上下西关唇齿相依，富人区与贫民区仅一步之遥，衡宇相望，甚至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互相交错，而各有各的生存之道，各有各的精彩。整个西关地区，充满了一派嘈杂的、流动的、活泼的生活气息，构成了一幅活灵活现的“西关上河图”。

自从明朝实行海禁之后，不断有英国、葡萄牙、荷兰等外国商船叩响中国的大门。这表明在中国人的视野范围之外，世界正发生着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变化。中国已经站在了全球化的门槛前，一个波澜壮阔的世界即将在他们面前徐徐展开，并且邀请他们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。而荔湾则站在这个舞台的最前沿。



20 世 40 年代的太平路